

蒿叶上的乡愁

■ 北雁

几场春雨过后,大山环抱中的滇西北高原在一派百花烂漫间苏醒。一到户外,从乡野吹来的阵阵和风扑面而来,我似乎又闻到了那一阵一阵甜甜的蒿香。是的,此时的乡下,田埂上、小溪畔、菜园里、大路旁,一丛丛被春风唤醒的野蒿正当油嫩可人,拔节生长,许多童年的旧事开始一幕一幕浮现眼前。

故乡位于洱海之源茈碧湖畔,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或许正因为故乡山水的灵秀之气,陶冶了乡人们崇尚圣洁的美好心性,不论居室住所,抑或日常起居,总是追求简约与明净。于是餐桌上的锅碗瓢盆或是平素里的日常穿戴,总让那些贤德的妇人清洗得一尘不染。然而早年的乡下,似乎谁都没有听过或是见过洗洁精、除菌液等等那么多叫不出名字的洗涤用品,顶多一两块肥皂已是殷实人家紧压厢底的奢侈品。于是清锅洗碗、敬神祭祖,乡人们选用的常常就是一把随手掐来的绿蒿。这种叶色略黑的蒿草,被我们称之为黑蒿。

黑蒿柔嫩,揉在一起往油锅黑碗里擦上几个来回,油腻即去。若是不行,就加上一把草木灰,再渗上少许水,纵是多年的油渍污垢,亦很快被擦去。就此往水里一漂,即刻洁净如新。留下淡淡的蒿香,在鼻翼间长久环绕。要紧的是祭祀敬祖的东西,比如那些多年尘蒙灰积的烛台、盘子,煎素的锅瓢,甚至是剪纸用的剪刀,在乡人眼里被视为圣物。但人们至今使用的清洁之物仍是黑蒿。常常就是在老人们灰暗的双眼下,一遍一遍细细擦洗,直至洁净如初,方才使用。而那些擦烂的蒿草,常也不乱扔,因为这是沤肥的最好材料。记得早年,农人们常把田边的黑蒿割到水田或是旱地中肥田。遇上某个不上学的日子,父母也会把我们带到肥料难以运达的山地,人背马驮,割来一篮一篮青蒿倒在一个土坑里用土掩上,便是来年山地的全部营养。有趣的是我们有时会把许多青蒿埋到鸡舍旁边的泥地里,过不了多久,就能让小鸡扒出虫子来。

说到割蒿,最让人难忘的还是白蒿。白蒿叶色泛白,成熟之后,厚实的叶片像是蒙上了一层白絮,比黑蒿更有韧性,割回来晒干用手搓成个小棉团,却是参加莲池会的奶奶们烧香敬神缺之不得的圣物。平时都被小心地储放到一张精致的香斗里,每每经会一到,就被提到各个寺庙里的佛爷前,当作火信在香炉里燃上,敬神拜佛,祈求平安。包括在什么也常常会燃,但那大都是遇上了什么节气或是喜庆日子,往祖宗牌位、灶君和门神前盖上两匙草叶香燃上一炉,整个庭院立时清香袅袅,久久不绝,节气的氛围一下子更隆了。那时候,我们姐弟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到乡间田埂割白蒿。因为我们常可以因此从而从外婆那里挣到一小笔零花钱。磨刀不误割蒿功,夏日里被雨水浇壮的蒿秆,非得动用快刀方可将其割倒。那些壮实的秆儿,常会使你吃尽苦头,倘若不慎,刀刃一滑,留下的只能是血渍斑斑的教训。一次次记忆犹新的童年旧事,让我们早早知晓劳动的艰辛与成

功的不易。而今外婆早已逝去多年,对一株白蒿的回忆,就是对那一桩桩温情故事的千百次回想,睹物思人,每每总是泪眼潏潏。至今走上故乡的田埂,还常常有许多特别的收获,就是能掐到鲜嫩的野藜蒿。早年生活寡苦,长在乡间田野的藜蒿自然使人不屑一顾,如今却成了稀罕的菜肴。但农人们常常耕种劳苦,家里的各种活计鸡零狗碎,让他们舍不得花时间去细致挑拣,常常几板镰下去了事,连根带叶掬在一起,装进塑料兜里拎回来,在温暖的太阳下面焙着晒着。过不多久,老叶蔫去,新芽发出,才又倒出来掐掉芽尖,收拾出一盘盘上经年的老火腿,来上一段油花花的爆炒,苦中带甜的蒿香,别是一番美味。但我却喜欢蹲在一丛油嫩的藜蒿边上,逐根适嫩掐下,回来细细掐尖剔叶,只图一时的新鲜,嚼在嘴里体会乡味绵长。至今多年过去,乡下的藜蒿,似乎还沾湿了手尖,带来那沁鼻芬芳。让我最无法忘记的却是艾蒿。然而直至到了城市,我才知道

那是端午节时门上缺之不得的悬挂之物。但与其说这是一种习俗,还不如说是文化传承。于是每每节日迫近,菜场门口总是人挤如潮,一蒿难求。记得当年,母亲总是在菜园里种上一排,过不久就会采几朵蒿叶回来,在热锅里伴上红糖和鸡蛋,熬出一碗红粥,溢满厨房的甜甜蒿香,常惹得我垂涎欲滴。但母亲却总是说我吃不得。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种乡间颇为多见的艾蒿,是一种极好的妇科用药,《本草纲目》有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针灸。”《本草从新》亦说:“艾叶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在当时缺医少药的乡下,一棵小小的蒿草,就是那么多母亲的平安符。淡淡的芳香,包涵多少乡间女人的隐忍与坚强。忘不掉的蒿香,抹不去的乡愁。想念家乡的日子,一抹淡淡的蒿香,就是游子心中最暖的回味!

溪声 | 罗家贵

阵阵溪声随水流淌
依仗大山的臂膀
轻轻的如意随行
却又处处可以歇访

随着时光的步伐
水边的相依相伴刻写心上
黎明的溪水去了
傍晚的回音又折返

行云流水
明月星稀的夜晚
充满野性的歌音
出发在流水的桥头

致 | 杨纯柱

风中,我目送你远行
雨里,我双手合掌
虔诚为你祈祷

你不敢将明天
押在我纸糊的帆船上
但毕竟慷慨借予我
你生命中最灿烂的一程

仿佛命中注定
我们只能说声再见
此时此刻,那一堆堆
山之盟海之誓
缥缈如天边的云

走吧,世界很大很大
我很小很小
我不知道,我用全部青春
编织的美丽梦想
有一天会不会凝结成
你眼角的一滴泪

乡愁大理

开秧门

■ 尹祖泽

“呜里哇啦——”唢呐声欢,“咯嘹嘹——”锣鼓喧天,“噼里啪啦——”鞭炮声激烈。身着白族服装的队伍抬彩旗,打“霸王鞭”,唱“大本曲”,浩浩荡荡朝村外走去。今天开秧门,全村人倾巢而出,以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个日子。

来到大青树下,队伍停住了。大青树是村子标志性的符号、象征,是村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也是开秧门的起点,庄稼收获的平台。一条小溪由大青树旁流过,从一块大青石上直流而下,溅落起拳头大的浪花。就是这条万花溪水从五台峰的山谷中携带山的气息、绿色素的成分,滋养着几千亩的梯田,养活了数千人的村寨。逢到开秧门这天,村寨中的妇女们一溜排开溪边,摆出酒菜、糖果,焚香烧纸,磕头作揖,感谢山神河神慷慨奉献生命之水,让人、畜畅饮无忧,使庄稼茁壮生长,年年丰收。此仪式名之曰“谢水”。古老的风俗虽说带有原始“图腾”的色彩,但也反映出家乡人对自然敬畏、感恩的朴素情怀。

几个年轻人抬出供桌,摆上三牲(猪头、全羊、公鸡),然后请三爷就位。年近九旬的三爷颤巍巍点燃三炷香,极其虔诚地朝天地敬拜,嘴里说着祷告的话。尔后将三炷香面向西面的梯田插稳。

梯田,似一页页翻开的白纸,随五十度左右的山坡横向走势,承上启下,互相支持,宛转出水平,宛转出秀丽,宛转出丰盈,宛转出五谷……

微风徐徐,彩旗猎猎,水田泛涟漪。“咕嘟”一声,两只青蛙跳进水田,自由自在蛙泳。青蛙游至水田中间,各自爬上水田中一红一绿的彩旗。它们爬到彩旗的顶端,瞪着眼睛,喉结一鼓,“哇”一声鸣响,唤来了水田四周蛰伏蛙群的响应

黄昏

■ 赵枝琴

浙浙沥沥下了一天的雨,这会几雨停了,晚风都没掠过。我坐在伞下的石桌边,书放在石桌上,却没有心思翻,只是目光游离,落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似要与天相接,夕阳的余晖撒在雨后的灌木林上,说不出的惆怅。

抬头看看光怪陆离的云,像那些年用破布掺上少许棉花弹成的棉絮;也像老家梯田里风吹过后的麦浪。许是看花了眼,在夕阳的映衬下,那云有的变红了,有的变黄了,也有的变灰黑色的。刚刚才见到一只从麦田里钻出的小耗子,眨眼之间又变成了凶神恶煞的狼,眨眼间又变成了可爱的小河马……

真的是千变万化,神秘莫测!天渐渐黑了,只有低飞的燕子,还乐此不疲的自由飞翔。我想是从老家飞来看望我的吧!小时候,每每这个季节,这样的黄昏,我也会独自坐在屋后的麦田边,抬

头看变幻的云彩,看起伏跌宕的群山,看夕阳下的归鸟。以至人迷到父亲喊“小燕子,天黑了”。

一阵晚风吹过,红棉花又哗哗掉了一地,镂空的衫衫明显有点单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现实。我不再厌恶这株红椿树,它除了在夏秋季节为我遮风挡雨,春天开的花也极致的漂亮,一串串绿葡萄似的细碎的花,有麻子那般大小,黄白色的一串嵌在绿叶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在这个雨后的黄昏,令人格外的神清气爽!

我不再埋怨冬天总有扫不完的落叶。我甚至习惯了每天静坐在树下,泡一杯家乡茶,单曲循环一首轻音乐,阅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在每一个单调乏味的黄昏,手托下巴,看路上车来车往,无聊之余,善意的揣测着行色匆匆的过客。惬意的沉浸在每一个黄昏里,静静地等待黑夜的来临。

烟雨诺邓

张潮凡 摄



小巷深深情几许

■ 刘冬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每当读到顾城的《小巷》,总会想起古城中的那一条条小巷,人们日日穿梭其中,用时间编织着故事,在细往流年中绵密着人生过往。

巍山古城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期棋盘式格局,在如今近4平方公里辖域内保留有25条街、18条巷,历经600载时光浸染后又生发出道道小巷,逼仄弯折,曲幽朴素,以城中2000米长的南诏古街为中轴主干,如一株大树的分支遍及全城,城中人们依小巷建院造屋,循着家家户户的院落自然形成了小巷脉络,于是你来我往,便在淘沙岁月里绘出了亘古绵延的生活画卷。大者为街,小者为巷,人们习惯把古城里的小巷称为“巷道”,将其窄小之征愈发言明直白了。巷道两边大多是百姓家户院落的褐棕色土基墙,地面由青石板铺就,宽的可通过三辆摩托车,窄的约莫二三人并行齐过,间或可从质朴的巷道里看见藏在土基墙里的岁月风貌和沾满灰黑历史烟尘的古建大门,幽静厚重质朴,道道折回。

巍山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寻常普通的巷道则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邻里之间的话家常,孩童玩伴们的嬉闹,匆匆赶路或悠悠闲闲的脚步,和着人家户里的莺歌燕呢、花香蝶舞,再佐上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柴米油盐……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条条清静素然的小巷子里,尽显人世百态、生活万

姿。老巷断续,节节相连。古街两侧延伸出去的巷道狭窄局促,密致如枝丫,窄巷里一些老房子的墙皮已经脱落,砂土夯筑的墙体间掺杂着黄萎的干草、青灰的瓦片、豆绿的瓷片和各色小石块,像满篇文符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城人,我是踩着小巷的晨昏长大的,年节时的爆竹烟花,平素里的婚丧嫁娶,成长中的人来人往,小巷的流转岁月都镌刻在了青石板上,在悠长平淡的时光里,折叠成一本散发着古旧暗香的书。我曾在南门一带祁街巷外婆老家里跟着她学做糕点蜜饯,到南薰街一带的菜地里捉蝴蝶蜻蜓,跑去欧家巷的炮厂看如何“赶炮”,假期与众玩伴们从雷祖殿街出发上大水沟街穿过上仓巷再上冷泉巷水巷到东路去东河野炊,午后放学穿梭在油巷、火巷、竹壁巷、姚家巷、人文巷中直至回家。如今,我亦时常带着儿子穿梭在文清巷、永宁巷、梧桐巷等小巷道中玩耍,在熟悉的巷子里带他回忆着我的成长足迹,在陌生的巷道里与他一起探寻着前方……

较之其他古城,巍山古城更像一个大放了的自家庭院,街头、巷道,似乎都停留在年轻者的故事里,日子缓缓按固有的节奏流淌,离LED大屏、数码、IMAX的到来,仿佛还有几百年的样子。我喜静,尤爱在古城里走走条条小巷,寂寂地往巷中踱去,一切如宁静的午后日光,能清晰听到自

己的足音。结束一日疲极困乏的工作,下班后沿着小巷一直走,随意绕,一路细观小巷两旁的人家户墙上斑驳的苔痕,从关不住的满园春色中想象院中的美好生活,转角处遇见几枝恣意娇艳的嫣红在墙头摇曳舞秀。剥开江南烟雨朦胧,古城的小巷与戴望舒笔下“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些许差别,小巷道干燥而安静,你几乎遇不见“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却能迎着那抹夕阳的余光,从记忆走向回忆,然后卸下眉头的矜傲,开始在小巷故事中阅读自己。

古城小巷海棠依旧。随着现代文明满斥着城市发展的今天,每当行于车水马龙的宽阔路面时,那迷乱双眼的来来往往让我时常慌乱焦躁,不禁念起古城的小巷道。我爱古城的小巷,常常抬头四方张望,顺着小巷道的方向慢慢寻去,怀着是否能通行的忐忑用脚步轻试前行,或许越走越窄,抑或在分叉路口不知选择,转弯,回顾,又远望,不觉竟到了通头,与大路相汇,呵!原来是到了这里!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喜。

探寻条条小巷,亦如成长一般,有着顾盼彷徨,满怀期许渴望,小心翼翼地一路走来,在判断、试探、摸索中跌跌撞撞,有过“碰壁”,也走进过“死胡同”,原路返回后更能气定神闲,在白云苍狗中依旧把温和的笑靥挂在脸上,继续生活在自己喜爱的小巷里,去体味平凡……

夏的诗篇 | 郭美芬

鲜花盛开,枝繁叶茂
夏天总是生机勃勃
就算只留下记忆的碎片
也藏不住季节的芬芳

所有的情愫
化做缤纷的花朵
闹闹嚷嚷开满枝头
青山绿水间
以绚丽作伴
垂约多情的日子

只想 只想
把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喃喃私语
聆听成一首缠缠绵绵
隽永的诗篇

寄语母亲 | 陈美兰

母亲节如期而至
几十个春夏秋冬
母亲您所说的话语
温暖如初成为人生箴言
您的唠叨填满胸腔
汇集成一本经典语录

时光流逝催人老
经年行走在古城四季的您
曾经矫健的步履变得缓慢蹒跚
勤脚快手不甘服输的您
终究抵挡不住岁月风霜
您终于道出一句让儿女欣慰的话
我属马这一辈是马不停蹄
现在老了我要停下了
修身养性过好晚年生活

母亲啊母亲
您是家庭的主心骨
您兑现您诺言
真正做到少操劳颐养天年
您的安康是儿女的最大心愿